

战友的卷烟

家里的老照片是父亲的宝贝,每当他整理旧物的时候,总会一遍又一遍地给我们讲述那些刻在脑子里的事,商河战役是父亲说得最多的故事。我从记事以来,父亲在中秋前后,都会拿着烟四处分给村里的人。等到后来,我才发现父亲是借此来怀念和他一起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兄弟们。

讲述者 张立春 整理者 李云云

侦察敌情反被困劝说伪军一起革命

我的父亲张洪礼出生在1927年,是商河县沙河乡棘城村人。在父亲14岁的时候,他就参加了革命。当时在我家周围有日军聚集点,父亲一边打零工,一边搜集情报。听父亲讲,在1941年前后,有日军押送物资经过316省道。父亲将情报告诉了组织,在敌军刚进入商河后,展开了一场伏击战。打死了5个日军,缴获了2匹战马(其中一匹杨国夫司令来商河时还骑过)。

之后,父亲的身份也随之暴露,组织将父亲转移到乐陵(现滨州市乐陵市)做通讯员。杨国夫司令带领部队来解放商河时,父亲还做过他的“跟班”。在解放商河之前,父亲奉命和另外一个侦察兵进城侦察敌情。他和另外一个战士乔装成进城卖谷子的农民,一呆就是两天。

准备出城时,发现已被封锁,由于战事吃紧,商河城只许进不许出。情报送不出去,他们焦急万分。后来想起当时的心情,父亲说:“我当时急得直跺脚,想方设法想出去。”到了晚上,正在一筹莫展之时,父亲突然想起一个人,当时的伪军队长,正好是邻村人。

于是,二人直奔伪军队长家。父亲安排同行的侦察员在门口放哨,手提两包点心径直进了屋。队长知道多年来我父亲一直跟随共产党,见我父亲到来,万分吃惊:“这个时候,你咋还敢进来?”父亲答道:“解放军十万大军就在城外,马上就要攻城了,商河城很快就要被攻破,家里记挂着你,让我来带你出去。”队长将信将疑:“是真的吗?我凭啥信你?”

父亲说:“凭我们是老乡,凭老辈子里的交情,我还能害你吗?”当时伪军队长怕共产党会追究他的责任,迟迟没有下决心。父亲劝他说,“只要你现在选对立场,跟着共产党,以前的那些事,都可以既往不咎,我给你担保。”

就这样,在伪军队长的“护送”下,三人当晚就出了城,直奔攻城部队。到了指挥部,我父亲和同行的侦察员对两天来的侦察情况作了详细说明,伪军队长也对城内情况作了大量补充。正在这时,外面传来消息,说城墙上用绳子送下200多伪军来投降。这些人正是“队长”的手下。之后,他们中大部分参加了解放军,其余的领了路费回了老家。



图中标注的是本文口述者张立春的父親張洪禮。

父親參加突擊隊戰友卷煙為他們送行

总指挥杨国夫在得到父亲带回来的消息后,决定于次日清晨拂晓炮轰东门,打开突破口让大部队冲进城里。为了减少伤亡,他决定即刻组建一支突击队,并于当天夜里,越过城墙悄悄潜入城内,监视十字街到东城门一带的敌人火力点,里应外合,消灭敌人的火力点。在这紧迫关头,我父亲主动请缨,担任突击队长,带领60余名突击队员准备凌晨3点出发。

临行前,父亲和其他60多名战士给自己家里写了一封信,将所有的钱都留下了。每当想起,父亲总是说,“当时的人没啥文化,也不知道该说啥,就希望家里好好的,把能留下的都给家里人留下。”

这支突击队是当时回民支队的回民连队,队员都是20岁左右热衷于革命事业的回族有志青年,他们有宁津大刀队的基

础,也有多次对日军作战的经验(参加过夜战、巷战、近战)。一把大刀,一支盒子枪,四颗手榴弹便是他们每个人的作战装备。

临行前,杨司令特意嘱咐给他们做了牛肉汤,其他战士也都起来了。父亲和回民兄弟将自己的牛肉汤分给汉民兄弟尝尝。据父亲讲述,没有一个汉民兄弟喝他们的牛肉汤,都是端起来闻了闻。汉民兄弟将自己兜里卷好的烟或者是烟叶放在突击队战士的手里。突击队的战士们就揣着烟入城了。父亲常说:“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,战斗中不一定谁死谁活,说不定这就是最后一面。烟,是当时比较珍贵的了,平时都舍不得抽!”

凌晨5点,随着震天动地的一阵阵炮响,东城门被炸开。攻城部队如潮水般涌入东城门。敌人躲进沙袋围成的战壕内,架起轻重机枪抵抗。正值敌我交锋之

际,突击队员们由侧后攻击,迅速将手榴弹狠狠向敌人砸去,随着震天的巨响,敌人连枪带人被炸出战壕。敌人把迫击炮刚安好架起,还没来得及装炮弹,脑袋就搬了家。60余名突击队员与攻城军民一起转入巷战,发挥了大刀的作用,经过一整天的激战,敌人死伤无数,剩下的也都缴械投降,而和父亲一起战斗过的兄弟,很多都没有回来。

后来父亲陆续参加了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。回家后,每当中秋节前后,父亲总是一个人默默抽烟,还将烟分给村里的人。我一开始不理解,问起父亲,父亲总是说:“那是给你的叔叔伯伯抽的。”

现在,我知道了,这是父亲又想他的战友了,而我也习惯了在中秋前后给别人分烟,用来纪念父亲和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叔叔伯伯。

我想要張父親的照片

77岁的李金花(原姓王,后跟随母亲改嫁后改姓李)一直有一个心愿,就是希望能有张父亲的照片,看看父亲的样子。今年阅兵的时候,在电视上看到一位又一位的抗战老兵,李金花心里想:“要是爸爸活着,估计也长这样。”

讲述者 李金花
整理者 李云云

父親早出晚归想見一面都难

每当别人问起我的父亲,我都自豪地回答“我的父亲是王培森,他是一名烈士。”但是当别人问起父亲长什么样时,我却很难回答,这是我一生的遗憾。我不记得父亲长什么样子了,因为父亲牺牲时我还小,记忆有限。再加上父亲总是很晚回家,想见他一面难。

后来听奶奶说,我出生的时候,父亲已经是地下党了。他老是借着外出当长工的名义,去龙桑寺等地方开会。父亲早出晚归,很少在家,我一直和奶奶、妈妈在家。每当我问起奶奶时,奶奶总说:“你爹忙。”

偶尔父亲晚上回家早时,一有空也会陪我玩。我记得父亲和我说过:“孩子,你要好好学习文化,将来咱出去工作,做大事。”



革命烈士理應受到人們的尊重。

父親只身燒碉堡敵人懸賞200大洋抓人

关于父亲的很多事情,奶奶和妈妈一直很少对我讲。等到长大后,我才从亲戚口中得

知关于父亲的一些零星信息。亲戚们说得最多就是父亲只身烧碉堡的事情。

我老家是孙集镇刘庵村,在我家附近的郑家园村有一个敌人碉堡。有一天,父亲外出打工回来后,看到碉堡中的敌人较

少,就趁机混入碉堡内部。留守的伪军是邻村人,他们也不知道父亲的身份,就放松了警惕,和父亲聊起来。

父亲趁着聊天的空当,来到碉堡楼上将敌人的十几只枪支悄悄卸掉枪栓。趁着敌人大部队回来之前将枪扛了出来,随后放火烧了碉堡。父亲将枪支藏在玉米地里,敌人苦寻未果,后来不得不下令悬赏200大洋抓人。

被告密者揭发中秋节被敌人活埋

后来,听乡亲们讲,当时的200大洋极具诱惑力,能买不少好东西。也难怪,没多久父亲就被被告密者出卖了。父亲在从龙桑寺镇开会回来的路上,碰上了告密者。告密者以要父亲介绍入党为由,骗取父亲的信任。借口外出买酒,叫来日军活捉了父亲。

我依稀记得父亲被捉后,家里来了很多人,奶奶和妈妈一个劲地哭。我吓得直哭,奶奶把我

弄到里屋里哄着我睡觉。长大后,我才知道父亲被抓后,吃了不少苦。敌人对他严刑拷打,还给他灌辣椒水,但是没从父亲口中得到任何关于组织的信息。

折磨了父亲大约一个月的时间,在1944年的中秋节,父亲被敌人带到冯家东边的空地上活埋。听那些目睹活埋现场的人说,当时父亲被折磨得一只眼睛都凸出来了,身上全都是血印。

当别人往坑里推父亲的时候,父亲正气凛然地说:“不用推我,我自己来,给我一个白毛巾。”随后,父亲将白毛巾盖到自己脸上,躺入坑中,慷慨就义,年仅23岁。现在父亲葬于商河县烈士陵园,我经常去父亲的墓碑处看看,但是我还是想不起父亲的样子。近几年来,我四处打听,没有人见过父亲的照片。在那个年代要想留下一张照片确实难。

我有一个大娘曾说过“你父亲四方脸、大高个、白白净净的,长了一个好小伙。”这也就是我对于父亲唯一的印象了。